

打印 收藏



中国对美韩同盟的认识与新安全观

发表于 《东北亚学刊》 2012年第5期

作者信息



作者更多研究

[论文](#) | [时评](#)

相同话题研究

[论文](#) | [时评](#)

“亚信上海峰

“第六届中非
展议程”国际

联合国在全球

相同地区研究

[论文](#) | [时评](#)

后卡扎菲时代

亚信：促进亚

构建亚洲相互

简介

随着韩国总统李明博、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上台和天安舰和延坪岛事件的发生，美韩军事同盟更强化、更宽泛、更全面、更战略，提升为多元全方位的同盟关系。虽然美韩强调同盟对地区与半岛和平稳定所起的重要作用，但是中国却感受到了对美韩同盟的隐忧，本文从同盟的理论定义所蕴含的潜在含义、美韩同盟的特殊所蕴含的潜在威胁、韩国的双重结构所蕴含的潜在矛盾、美国的深层意图所蕴含的潜在危害、中国的国内因素所蕴含的潜在困惑、地区安全困境所蕴含的潜在挑战进行解释，强调中国应该对美韩同盟的本质有清醒和充分的认识，并通过采取相应的措施，宣扬中国的地区新安全观。

随着韩国总统李明博、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上台和天安舰和延坪岛事件的发生，美韩同盟迅速提升。由于美韩同盟是美国亚太联盟体系中有关法律最多、体制最为健全、作战指挥系统也最为完备的军事同盟，[1]美韩同盟的加强自然引起了周边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关注。

本文试图从中国的角度来揭示美韩同盟加强对中国的隐忧，即同盟的理论定义所蕴含的潜在含义、美韩同盟的特殊所蕴含的潜在威胁、韩国的双重结构所蕴含的潜在矛盾、美国的深层意图所蕴含的潜在危害、中国的国内因素所蕴含的潜在困惑、地区安全困境所蕴含的潜在挑战，强调中国应该对美韩同盟的本质有清醒和充分的认识，并通过采取相应的措施，宣扬中国的地区新安全观。

正文

一、对同盟的认识

关于“同盟”的定义，《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为共同行动而订立盟约所结成的集团”，[2]《朗曼词典》中把同盟界定为“国际关系中不同国家进行联合行动的一个联盟”。[3]

在国际政治中，同盟也一直是国际政治学界热衷探讨的问题之一。[4]不同学者的定义角度和具体阐述各不相同，但理论学界对同盟的定义大体上持一致的看法，即同盟具有以下四个特征：

(1) 至少有两个主权国家组成，而不是其他各种形式的行为体；

(2) 主要考虑的因素是国家安全利益，通常针对其他某一或某些特定国家，这种来自外部的共同威胁可能是客观存在的威胁，也可能是一种假想威胁，这使得同盟有别于那些普遍性的集体安全组织，如国联和联合国等。[5]

(3) 核心内容是成员国在安全和军事领域内的合作与承诺，它通常使成员国在特定情况下负有使用或考虑使用武力的义务。这使得同盟有别于那些纯粹的国家间的经济组织，如欧佩克，也有别于那些国家的政治组织，如英联邦等。

(4) 同盟的成员国相信合作能够增加军事力量；在面对威胁的时候将做出共同行动而不是采取单独行动。

这样，我们基本可以将同盟归纳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出于维护共同安全利益的需要，通过正式的(条约的)或非正式的(默契的)形式所结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安全关系，同盟的主要任务是对付同盟以外的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威胁。

“安全因素是同盟战略产生的最初和最主要的动机”，[6]的确，外部因素和外部威胁是联盟形成的最大驱动因素。朝鲜战争的爆发促使美国改变“西太平洋环形防线”的范围，[7]朝鲜半岛成为拱卫美日同盟的前哨。

美韩同盟是美国亚太联盟体系中有法律最多、体制最为健全、作战指挥系统也最为完备的军事同盟，其最根本基础是存在明确的军事和安全威胁。[8]

从中国的视角来看，当前东北亚地区的力量组合已在很大程度上接近冷战时代的两极格局，即美日韩对中朝。美韩同盟的主要任务就是来自针对“第三国”的威胁，朝鲜是美韩同盟迫切、显性的战略指向，中国却是同盟另外一个隐性、更为长期的目标。中国相信，美韩同盟最终要对付的仍是中国。

当前，美韩联盟逐渐泛化和全面化，试图改变过去单一性的军事同盟，也表示既不针对具体国家，也不以地理为基础。但是，在中国看来，这些都只是美韩两国很好的借口，使美韩同盟的强化更具有欺骗性和迷惑性。美韩同盟的强化其实就是希望早做准备，增强对中国的军事优势，牵制中国的外交、国防、乃至整个国家的发展。

二、对美韩同盟的认识

过去，中国国内研究比较关注美日同盟而忽视美韩同盟，特别在朝韩关系热络、美韩关系紧张的时期，很多中国人也将美韩同盟看作是一个冷战遗留的，已经没有什么历史价值、可有可无的同盟。[9]

随着美韩两国领导人的更迭和朝鲜核导弹问题的凸显，特别是2010年经历了天安舰和延坪岛事件后，美韩同盟的飞跃和升级在令许多中国人感到诧异的同时，也感到了深深的忧虑。

1、对美韩同盟特殊性的认识

中国国内，有人将美韩同盟看成是由“双重遏制”（遏制朝鲜、遏制共产主义）向“双重规制”（规制朝鲜、规制半岛周边大国）转变，[10]也有人将美韩同盟的功能定位为三重，即威慑朝鲜、控制韩国、遏制中苏，具体是指，美韩同对朝鲜保持着强大的军事威慑，目的在于保护韩国免受来自朝鲜的“威胁”；控制着韩国武装力量，防止韩国激化局势，避免被拖入第二次朝鲜战争；其间接的矛头指向苏联和中国，尽可能地阻止共产主义在东亚的“扩张”。[11]

在中国看来，美韩同盟的存在不仅为了防范朝鲜的进攻，也是为了防范韩国的冒进主义，这种“共同遏制”，[12]保证了美国将美韩联盟当作遏制共产主义威胁的工具，也将其作为遏制韩国武力统一半岛的雄心的有效手段。长期以来，美方之所以迟迟不肯交出军事行动指挥权，一方面是为了提高美韩联合防御作战的效能，另一个方面是为了对韩军的军事行动进行有效监控，以免韩国政府的任何军事盲动而导致局势的一发不可收拾。

历经50多年的发展，美韩军事同盟关系在结构和功能上已经经历了数次调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冷战前期美国掌握美韩同盟主导权，全面影响和控制韩国军政，韩国对美国则呈现高度依赖性“美主韩从”期，经历冷战后期美国逐步减少在韩驻军，韩国主体意识随之趋强，美国的主导性有所下降的“双边互助”期，再向冷战结束后，韩国逐步深化“自主国防”，美韩同盟以合作为主体的“对等伙伴”期。

韩国在美韩同盟中已经显示出了一定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而天安舰和延坪岛事件后，韩国深深地感受到了来自朝鲜的现实威胁和自身国防能力不足的弊病，更是在两大领域实现新的突破。

第一、拥有“先斩后奏”权利。2010年12月7日，韩国国防部表示，如果遭到敌人的攻击，各级部队指挥官可以行使自卫权，根据“先采取措施后报告”的原则，对敌人的攻击源进行精确打击，以最大程度对挑衅进行遏制。

[13]这是美国第一次赋予韩国先斩后奏、先打后报的权利。

第二、全面修改“交战守则”。根据美国领导的联合国军司令部在1953年制定的交战守则，“在遭到攻击时要以对等的武器体系进行2倍的应对”的限制，也就是严格规定了数量和质量，即受到炮击时要以炮击进行反击，还击的炮弹不能够超过对方的2倍。但是现在，韩国军方已经不用再遵守这条交战守则了。

此外，一方面韩国全面加入PSI，能够“以更大力度参与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在自己的领海和领空对“存在运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嫌疑的船只和航空器”进行检查。另一方面，美国方面强调，2015年后不再延长移交战时指挥权，届时将给予韩国军队绝对的自治权。[14]调整后的美韩联合军司令部将让位于韩国联合部队司令部，美韩在战时的沟通机制将发生重大的转变。[15]

在中国看来，这意味着美韩同盟中的重要一环——美国对韩国的遏制将大大降低，今后，在朝鲜半岛危机状况时以及战争时期，美韩联合司令部的作战的指挥权将让位于韩国军方，半岛局势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将大大增加。

2011年6月17日，韩国爆出乌龙事件，凌晨4时左右，驻守在京畿道江华郡的两名韩国海军陆战队士兵，误将正在准备降落的韩国客机当作正在“入侵”的朝鲜战斗机，并用K-2步枪对空开火10分钟。所幸飞机不在步枪子弹的有效射程内，客机未受任何影响。[16]

这更加增添了中国对半岛局势的不安。作为朝鲜半岛的近邻，中国对美韩同盟的强化和韩国军事力量的发展非常担忧。由于朝鲜退出停战协定，从法理上来说，半岛“重返准交战状态”，朝韩双方的互不相让和互不信赖，都有可能导致危机的爆发和冲突的升级，使任何小小的擦枪走火都有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2、对美韩同盟双重结构的认识

在中国看来，韩国总体上实行的是一种“经济向中国靠拢、安全向美国倾斜”的政策，也就是韩国在中国赚钱，在安保上却全面倒向美国。

中韩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两国1992年8月24日建交以来，在各个领域都取得快速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从1994年的“友好合作关系”到1998年的“面向21世纪的合作伙伴关系”到2003年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到2008年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7]

中韩两国关系，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2010年，两国双边贸易额达到2072亿美元，2011

年，中韩贸易额2456.3亿美元，同比增长18.6%，创历史新高，预计2015年将突破3000亿美元的大关。[18]

中国保持韩国的三个第一，即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和进口来源国、最大的海外投资对象国的地位，韩国则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国和第四大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国，也是第一个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主要贸易伙伴。

现在，中韩两国建立了130多对友好省市关系，双方30多个主要城市之间每周有830多个航班往返。2010年两国人员交往近600万人次，双方互为重要旅游目的地国。中国在韩留学生约7.9万人，韩国在华留学生约6.8万人，双方互为最大留学生来源国，“汉风”和“韩流”持续。[19]

中韩的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但是在涉及朝鲜半岛问题、与美国作用、军事安全问题上却频频出现严重分歧，甚至影响到国民间的感情。

2010年的天安舰和延坪岛事件后，韩国国内的“中国不负责任论”与“打击中国论”迅速抬头。有韩国主流媒体针对中国事后的表态时甚至发出威胁说，“韩国国民对中国的印象将影响今后100年的两国关系。”[20]

同样，中国人对韩国的认识和美韩同盟的看法也在改变，根据2011年9月，韩国东亚研究院（EAI）和高丽大学亚洲问题研究所（ARI）对中国人的舆论调查显示，在对周边国家的好感度调查（满分为100分）中，韩国的平均分数为53.0分，比2006年和2008年调查中的73分和64.5分降低了很多，说明中国人对韩国的认识正在渐渐恶化，“这是中国对韩国更亲近于美国而表现出的不满和要求更加尊重中国的共同结果。”另外，中国也展示了对美韩关系的警戒心。针对“您认为美韩关系对中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的提问，54.1%的人回答“消极性的”，回答“积极性的”只有20.3%。也就是说，“天安舰·延坪岛事件之后，经历美国舰队进入韩国西海等事件，中国人之间针对美韩同盟的消极性视角正在增加”。[21]

韩国舆论认为，对于李明博政府的对美偏重的外交，中国已经露骨地表达不满。在2008年5月访华的李明博总统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进行会谈之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称“美韩军事同盟是一个历史遗留的产物”，[22]其实就是表达了中国对“在中国赚钱却加强同美国的同盟关系”的韩国双重结构的批评。

美韩两国是战略同盟关系，韩中两国是战略伙伴关系，韩国在政治、经济、外交、国防中对中国和美国所采取的是完全不同的政策，展示的是完全不同的姿态，令中国感到十分的矛盾，“同盟”和“伙伴”是完全对立的吗？中国应该如何应对韩国的双重结构？

3、对美韩同盟中美国深层意图的认识

冷战结束以来，亚太地区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不断提升，美国的亚太战略几经调整，目前已基本成型，即以强大的前沿军事部署、良好的盟友关系为支撑，以双边同盟为主导，辅以多边安全体系，秉承规制主义原则，提升美国在该地区防止挑战性大国崛起，维持地区稳定态势的能力，并推动美国式自由贸易和民主扩展。[23]

奥巴马上台后，美国的外交活动重心逐渐转向亚太地区，以突出其在这一地区的领导地位。因此，美国在致力于强化美日同盟、美日澳菲泰联盟、组建美日澳印联盟、增进同东盟的关系、与越南进行安全合作的同时，利用天安舰和延坪岛事件，加强了美韩同盟关系。[24]

天安舰事件发生后，美国一反常态，在该事件疑点众多、迷雾笼罩之时，就高调力挺盟友韩国。延坪岛事件后，美国更是与韩国超密度、高强度地举行了各种类型的军事演习，还不惜动用多艘核动力航母，直指中国。可以看出，美国很好地利用和把握了这两个事件，试图达到“一石多鸟”的目的，拖延朝核六方会谈进程、加强与韩日同盟关系、强化半岛战争威胁、压中国离间中朝、高调回归东北亚、掌握地区事务主动权。

在中国看来，从美国认定的东亚地区可能对其构成最大威胁和挑战的国家来源上看，中国无疑位居首位；[25]从美国防范中国“威胁”和“挑战”的手段上看，围堵、挤压和遏制的一面正在加大。[26]

一些国际学者也都在证明这一点，米尔斯海默教授认为，中国是不可能“和平”的崛起，中国经济力量的增强必然导致军事力量的增强，最后只能是追求地区霸权。[27]美国不希望自己在亚太地区的优越地位受到威胁，因此绝对不会容许中国在东亚地区得到霸权地位，所以中美矛盾不可避免。在冷战时期在对苏牵制的最前线的德国所具有的价值体现在了对华牵制的韩国身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韩国成为了美国最重要的同盟国。”[28]另外，对于美国将“意愿者同盟”作为东亚安全合作的新模式，中国也保持高度的警惕。[29]

在中国看来，意愿者同盟是以意识形态划线，很明显的就是将中国排除在外，甚至视作对立面。

三、中国的国家安全与地区新安全观

无论对同盟本身的理论定义，美韩同盟的特殊性，还是韩国、美国、中国的因素，或者是地区安全困境的考虑，在美韩两国强调同盟将对半岛、地区、乃至世界带来更多利益的同时，中国方面则更多的感受到潜在的威胁、危害、矛盾和挑战。

1、美韩同盟对中国国内安全的影响

中国需要长期稳定的周边环境。朝鲜半岛与中国唇齿相依，对中国东部有非常重要的战略价值。对中国来说，中国不希望身边出现几个核国家，也从不认为邻国发生内乱、分裂、冲突会对中国有利。中国不愿意看到一个混乱不安的朝鲜半岛，大批难民进入中国东北，更不愿意看到第二次朝鲜战争的爆发。

中国希望一个和平、稳定、发展的朝鲜半岛，这是符合中国改革开放的总体战略与和平建设发展需要的。如果半岛核危机引发大规模动乱或战争，势必导致中国的国际安全环境严重恶化，并极大地冲击中国东北地区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随着中国大国意识和海洋权益意识增加，中国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界定，以及中国的民族情绪的上升和网

民公众意识的提高，中国也认识到安全战略目标之一就是保证经济基础不受打击，由于这些经济基础大多分布在沿海地区，随着美韩同盟的强化，中国沿海地区遭受战略打击的风险也在逐步提高，直接关系到中国的核心利益。

与此同时，当中国反对美韩联合军演的同时，一些东南亚国家借机在南海鼓噪不和谐声音，“南北连动”以及中日钓鱼岛风波都使中国高度警觉，对周边安全高度关注。

另外，美韩同盟的强化也刺激到中国有关“台湾问题”的神经。“实现祖国统一”是新世纪中国的三大战略任务之一，中国认为，美韩同盟的强化，有可能影响中国的统一进程，加大中国实现领土完整的难度。

现在，美韩同盟将活动半径从半岛扩大到地区，以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安全为幌子，以模糊战略的方式将台湾包括在其军事干预范围之内，就是希望将美韩同盟作为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一种牵制力量，防止中国在台湾海峡或南中国海集中武装力量进行“进攻性军事行动”。[30]美韩军事同盟的强化也有可能助长了“台独”势力的嚣张气焰，为我国的统一大业增添了障碍。

同样，对美韩非常热衷的与中国共同讨论应对朝鲜国内各种突发事件的“预案”，[31]中国也多次表示拒绝。[32]这当然是不希望刺激朝鲜脆弱的神经，同时，也是提防将来美国伙同其他国家套用同样的模式对中国“台湾问题”的各种突发事件也做“危机管理”，达到干涉中国内政，阻挠中国统一的险恶目的。

2、美韩同盟对地区安全的影响

“安全困境”，又叫“安全两难”，在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理论中，它是指一个国家为了保障自身安全而采取的措施，反而会降低其他国家的安全感，从而导致该国自身更加不安全的现象。一个国家即使是出于防御目的增强军备，也会被其他国家视为需要做出反应的威胁，这样一种相互作用的过程是国家难以摆脱的一种困境。

在朝鲜半岛，美韩同盟与朝鲜就是陷入了这样的安全困境。[33]

美韩同盟的维系和加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朝鲜国防建设的努力及其进攻性的军事战略。然而朝鲜国防建设的努力以及进攻性的军事战略同样是由于美韩共同防御体系的不断加强。冷战后的朝鲜一方面经受着严重的经济困难，而另一方面又专注于扩充其军事实力、开发那些被广泛认为是对地区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核武器及远程弹道导弹。

在朝鲜眼中，美国将朝鲜视为邪恶轴心、核打击对象国等，就是仍然没有放弃“政权更迭”，韩国也一直试图实现以韩国为主的吞并式的统一。伊拉克和利比亚的事例更让金正日认识到拥核自保的重要性。而朝鲜的这些行动又反作用于美韩同盟，促使美韩同盟进一步加强共同防御体制，保持和维系对朝鲜的武力威慑。美韩同盟和朝鲜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双方改善自身安全处境的行为会促使对手进一步增强实力，所以无法消除自身的不安全感。

[34]

由于相关大国在半岛的战略利益和在核问题上所持的立场不同，美韩同盟的强化将会加剧大国间的矛盾和纷争，甚至引发军备竞赛，从而破坏地区原有的脆弱的战略安全均势，给未来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增添更多不确定因素。

事实证明，冷战后的朝鲜半岛危机迭起，朝鲜南北双方摩擦不断，有时甚至会达到剑拔弩张、兵戎相见的程度。

在中国看来，美韩同盟的强化将进一步加深了朝鲜对外界的恐惧，不利于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也不利于中国“稳定周边”战略目标的实现。

3、中国的地区新安全观

过去冷战框架的束缚，各国在思想、政治、军事上对立，国与国之间充斥着猜疑、不信任、对立。

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各国之间相互依存，一国的安全与生存不能靠敌视、恐吓他国来实现，而应通过培育合作的习惯与机制、防范危机或战争的发生以及在共同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中实现。

中国是新安全观的积极倡导者。[35]1996年，中国就曾根据时代潮流和亚太地区特点，提出应共同培育一种新型的安全观念，重在通过对话增进信任，通过合作促进安全。近年来，中国领导人在多边、双边场合多次呼吁树立新安全观。新安全观已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认为，新安全观的核心应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

互信，是指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异同，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心态，互不猜疑，互不敌视。各国应经常就各自安全防务政策以及重大行动展开对话与相互通报。

互利，是指顺应全球化时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互相尊重对方的安全利益，在实现自身安全利益的同时，为对方安全创造条件，实现共同安全。

平等，是指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是国际社会的一员，应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不干涉别国内政，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

协作，是指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并就共同关心的安全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合作，消除隐患，防止战争和冲突的发生。

中国认为，新安全观的合作模式应是灵活多样的，包括具有较强约束力的多边安全机制、具有论坛性质的多边安全对话、旨在增进信任的双边安全磋商，以及具有学术性质的非官方安全对话等。促进经济利益的融合，也是维护安全的有效手段之一。

在朝鲜半岛安全问题上，中国已经认识到，美韩同盟经过近年的发展已经实现了飞跃，成为多元全方位的同盟，这是中国不得不接受的现实；同样，中国还认识到，美韩同盟仍将在今后很长的时间内存在，不会马上消亡，这也是中国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虽然美韩都努力使中国感到美韩同盟并非是一种威胁，而是有助于地区和平的一种战略框架，但是中国依然担心美韩同盟的加强不利于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不利于亚太地区的稳定和繁荣，也将对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形成了负面影响。中国更加期待的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多边安全机制，中国希望，通过加强多边安全对话，增进相互了解与信任，推动合作安全理念，建立合理公正的关系准则，来实现地区环境的和平与稳定。

在具体内容方面，可以考虑建立半岛与东北亚的信息交流和预防性外交机制，加强相互沟通，消除安全疑虑，营造构建新安全机制所必需的和平气氛。如在朝鲜半岛的安全问题上，以和平委员会为固定组织形式，以预警机制、危机管理机制为主要内容，以永久和平与安全为目标，构建半岛和平机制。只有这样，东北亚才能真正从冷战走向和平，从相互猜疑走向繁荣，形成本地区各国共同受益的和平环境。

注释

- [1]Blackwell and Paul Dibb, *America's Asian Alliances*, London, :The MIT Press, England, 2000, p. 8.
- [2]《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6月修订版，第1152页。
- [3]Longman, *Longman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Pearson ESL:Longman Group Limited, 1984, p. 39.
- [4]阎学通：《东亚和平与安全》，北京：时事出版社，2005年版，第317页。
- [5]孙德刚，“国际安全之联盟理论探析”，载《欧洲研究》，2004年第4期，第41页。
- [6]高金铄、顾德欣等，《国际战略学概论》，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41页。
- [7]夏立平，“论美韩同盟的修复与扩展”，载《美国问题研究》，2008年第1期，第72页。
- [8]汪伟民，《联盟理论与美国的联盟战略：以美日、美韩联盟研究为例》，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227页。
- [9]王帆，“美韩同盟及未来走向”，载《外交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第64页。
- [10]王传剑，“双重规制：冷战后美国的朝鲜半岛政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0-25页。
- [11]何春超，《国际关系史（1945-1980）》，北京：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10页。
- [12]Victor, D. Cha, “American and South Korea: the Ambivalent Alliance?” *Current History*, Vol. 102, Issue 665, 2004, p. 280.
- [13]韩国联合新闻，2010年12月8日，参见www.yonhapnews.co.kr
- [14]徐启生，“美韩达成推迟移交战时军控权协议”，《光明日报》，2010年6月28日，第8版。
- [15]Bruce Klingner, “Challenges to Transforming the Korean Armistice into a Peace Treaty.” *the Journal of East Asian Affairs*, Vol. 25, No. 1, 2011, pp. 80-82.
- [16]“韩国军方就误射客机道歉称不惩罚哨兵”，《环球日报》，2011年6月20日。
- [17]牛林杰、刘宝全等，《韩国蓝皮书：2010年韩国发展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59页。
- [18]参见中国外交部网站相关内容，HOME >The Ministry >Departments >The Department of Asian Affairs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ROK (Republic of Korea),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China, at www.fmprc.gov.cn/eng/wjb/zzjg/yzs/gjlb/2767
- [19]参见中国驻韩国大使张鑫森的讲话，2011年10月23日，kr.china-embassy.org/chn/sgxx/t869909.htm
- [20]“Lee Myung-bak visit China and will discuss with President Hu Jintao about the Cheonan Incident”, *Chosun Ilbo*, April 26, 2010, at chn.chosun.com/site/data/html-dir/2010/04/26/20100426000023.html
- [21]EAI, “The Chinese View the Peninsula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East Asia Institute*, *Joongang Ilbo*, Sept. 27, 2011, at chinese.joins.com/gb/article.do?method=detail&art_id=73408&category=002003
- [22]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举行例行记者会，2008年5月27日，参见www.fmprc.gov.cn/eng/xwfw/s2510/2511/t459519.htm
- [23]Bruce, Klingner. “South Korea: Taking the Right Steps to Defense Reform”,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October 19, 2011, at www.heritage.org/research/reports/2011/10/south-korea-taking-the-right-steps-toward-defense-reform
- [24]参见donga Ilbo, April 7, 2011.
- [25]张小明：《美国与东亚关系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83页。
- [26]祁建华，王庆东等，《东亚安全与驻韩美军》，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第262页。
- [27]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ress. 2008.

[28]Mark Manyin, Emma Chanlett-Avery, and Mary Beth Nikitin, "US-South Korea Relations",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Washington, D. C. :CRS, July 8. 2011.

[29]汪伟民、李辛, "美韩同盟再定义与韩国的战略选择: 进程与争论", 载《当代亚太》, 2011年第2期, 第119页。

[30]Mitchell B. Reiss, "Drifting Apart?The U.S.-ROK Alliance at Risk", the Korean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 Vol. 21, No. 1, 2009, p. 27.

[31]Paul Stares and Joel Wit, "Preparing for Sudden Change in North Korea", Council Special Report, No. 42, 2009,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32]Scott Snyder, "Kim Jong-Il' s Successor Dilemma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33, No. 1, 2010, pp 38-40.

[33]龚克瑜, "美日韩强化联盟, 有多少后患", 《解放日报》, 2008年6月16日。

[34]沈定昌, "李明博时期的美韩同盟", 载《第12届中国韩国学国际学术大会论文集》, 2011年10月, 第45-50页。

[35]参见中国外交部网站相关内容, 携手合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在“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 <http://www.fmprc.gov.cn/chn/gxh/xsb/xw/t948833.htm>

打印 收藏



首页	新闻动态	区域研究	研究专题
关于我们	最新动态	中国	政治与安全
新闻动态	团队出访	北美	经济
会议活动	外宾来访	拉美及加勒比	能源与环境
区域研究		东北亚	文化与教育
研究专题	专家团队	东南亚	全球治理
专家团队	研究所	太平洋岛屿	战略理论
研究成果	研究中心	南亚	
国际展望	专家名录	中东	研究成果
研究生教育		俄罗斯及中亚	论文
视频		非洲	时评
		欧洲	专著
			研究报告

未经许可, 禁止进行转载、摘编、复制及建立镜像等任何使用。
本网站版权属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引用本网站内容请注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网址。
Copyright 2009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沪ICP备09044191号-1

加入我们 联系我们 友情链接 报考研究生